

曰天下皆助之故不用力而勝強也

是謂配天

河曰能行此者德配天地○雲曰不徇事而得德故能盡性盡性則人道備故可以配天

古之極

明皇曰善勝是不爭之德為下是用人之力能如此者可以配天稱帝是古之至極要道也○河曰是乃古之極要道也○雲曰一本此有也字古之極者大中之道也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特三

明皇河上公王弼王秀註

用兵有言章第六十九

用兵有言

明皇曰老君傷時王殘人於兵故託古以陳戒有言者謂下句○河曰陳用兵之道

老子疾時用兵故託此設其義也

河曰主先也不敢先舉兵

而為客

河曰客者和而不倡用兵當承天而後動○

雲曰造攻自鳴條為兵主者也朕載自毫為客者也

不敢進寸而退尺

明皇曰主有動作則生事而貪無營為則

以慈自守自守則全勝生事則敗亡進雖少不能無事退雖多不失謙讓故不敢進

實為進閑門守城為退○雲曰不勇於殺伐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九

是謂行無行

明皇曰為客退尺不與物爭雖行應敵與無行同矣○河曰彼遂不止為天下賊雖行誅之不行執也○弼曰彼遂不止○雲

曰至仁之兵有征無戰與無行同

攘無臂

明皇曰攘臂所以表怒義戰不怒故若無臂可攘○河曰雖欲大怒若無臂可攘也仍無敵

明皇曰仍引也引敵者欲爭不爭故若無敵可引○河曰雖欲仍引之心若無敵可仍也○弼曰行謂行陳也言以謙退哀慈不敢為物先用戰猶行無行攘無臂就無兵仍無敵也言無與之抗也

執無兵

明皇曰執兵所以表殺今以慈為主故雖執兵與無兵同○河曰雖欲執持之若無兵刃可持用也何者傷彼之民罹罪於天遭不道之君愍忍喪之痛也○雲曰雖有戰之名前無敵者故與不戰同

禍莫大於輕敵

河曰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人侵取
不休輕戰貪財

輕敵則幾喪吾寶

明皇曰爲禍之大莫大於輕侮敵人輕侮

敵人者則殆喪吾以慈之寶○河曰幾近
也實身也欺輕敵人近喪身也○弼曰言

吾哀慈謙退非欲以取強無敵於天下也
不得已而卒至於無敵斯乃吾之所以爲
大禍也實三寶也故曰幾亡吾寶○雱曰
兵凶器也仁人之兵雖所向無前而不敢
輕敵輕敵則喪其慈喪慈則有不勝也
故抗兵相尅

河曰兩以戰也
哀者勝矣

明皇曰^{十三}舉也兩國舉兵以相加則慈哀
於人者勝○河曰哀者慈仁士卒不遠於
死○弼曰抗舉也若當也哀者必相惜而
不趣利避害故必勝○雱曰哀憐之心慈
也慈故能勇所以勝一本作相若亦通若

之言兵力相敵也竊嘗論之書曰威克厥
愛允濟又曰易哉夫子尚桓桓亦何哀之
有而老子之言兵獨常如此者論兵之道
也彼則兵之事也聖人豈異意哉而不同
者時而已矣

吾言甚易知章第七十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

明皇曰老君云吾所說言契理故易知簡
事故易行○河曰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
知約而易行也

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明皇曰天下之人滯言而不悟煩事而不
約故莫能知莫能行○河曰人惡柔弱好

剛強也○弼曰可不出戶窺牖而知故曰

甚易知也無爲而成故曰甚易行也慈於

躁欲故曰莫之能知也達於榮利故曰莫
之能行也○雱曰聖人順性命之至以爲
教言不煩而簡事不奇而常反身則知率
性則合苟欲知之行之不亦甚易乎凡天
下之難事皆起於舍本逐末與安爲構故
下一本作相若亦通若

內外交亂奇物滋出而智不能勝也夫唯
異此則一解可盡雖甚易知甚易行而莫
能知莫能行者用心於末而務奇與難故
爾一本作人莫之能知能行

言有宗事有君

特三

明皇曰言者在理得而言忘故言以無
言爲宗事者在功成而不宰故事以無
事爲君也○河曰我所言有宗粗根本事
有君臣上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無德心
與我反○弼曰宗萬物之宗也君萬事之
主也○雱曰言以理爲歸事以道爲主知
理與道則言與事雖多無難知者也

夫唯無知是以不吾知也

明皇曰天唯俗人無了悟之知是以不知
我無言無事之教○河曰夫唯世人也是
我德之間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
弼曰以其言有宗事有君之故故有知之
人不得不知之也○雱曰所知非至理則
所謂知者非知也自以爲知而不知聖人
則可謂知乎

知我者希則我貴矣

明皇曰了知我忘知之意者希少則我不言之教者至貴○河曰希少也唯達道者乃能知我故為貴也○弼曰唯深故知之者希也知我益希我亦無匹故曰知我者希則我貴也○傳三 雾曰道大則知者少歷萬世而知者一人是旦暮遇之也一本作則我者貴

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明皇曰被褐者晦其外懷玉者明其內故知我者希爾○河曰被褐者薄外深王者厚內匿寶藏德不以示人也○弼曰被褐者同其塵懷玉者實其真也聖人之所以難知以其同塵而不殊懷玉而不渝故難知而為貴也○雾曰豈辨以相示乎

不知章第七十一

知不知尚矣

河曰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雾曰不識不知真知之極不知病矣

明皇曰法性空本非知法於知忘知是德之上不知知法本性是空於知强知是行之病○河曰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

弼曰不知知之不足任則病也○雾曰道不可知且不足知而彼乃昭然有知是未嘗知道也未嘗知道而自以為知則是妄見一切耳其病大矣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

明皇曰夫唯能病強知之病是以不為強知所病○河曰夫唯能病若衆人有强知之病是以不自病

聖人之不病以其病病

河曰聖人無此強知之病者以其常若衆人有此病也

是以不病

明皇曰唯聖人所以不病者以其病衆生強知之病是以不病○河曰以此非人也

故不自病夫聖人懷通達之知託於不知者欲使天下質朴忠正各守純性小人不知道意而妄行強知之事以自顯者內傷

精神滅壽消年也○弼曰病病者知所以為病○雾曰病而不自知病者終莫悟矣

民不畏威章第七十二

明皇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言人於小有畏拙於慎微則至於大可畏○河曰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畏之者當愛精神承天順地也○雾曰民樸而生厚則畏威上失其道多手有為以小其道塞其生故民巧偽彫薄而威不能服也

○夫如是則天誅所加禍亂將起故曰大威○至無狹其所居

明皇曰神所居者心也無狹者除情去欲使虛而生白○河曰謂心居神當安柔不當急狹也

無厭其所生

明皇曰身所生者神也無厭者少患寡欲使不勞倦○河曰人所以生者為精神託空虛喜清靜飲食不節忽道念名邪僻

滿腹為伐本厭神○弼曰清靜無為謂之居謙後不盈謂之生雖其清靜行其躁欲棄其謙後任其威權則物擾而民僻威不能復制良民不能堪其威則上下大潰矣天誅將至故曰民不畏威則大蹙至無狹

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言威力不可任也○

零曰民性本自廣大流通而世教下衰不

能使之復樸乃蹙其居之廣而使狹厭其

生之通而使塞夫唯狹其居故民不淳而

偽唯厭其生故民不厚而薄狹聖人不然

使民逍遙乎天下之廣居而各遂其浩然

之性則其有干歲者乎莊子曰豨韋氏之

國黃帝之圓堯舜之宮湯武之室此明世

世下衰漸狹其居也彼聖人豈有慢分手

而居乃漸狹者所遭之時則然也

夫唯不厭

弼曰不自厭也

是以不厭

明皇曰夫唯人不厭神是以神亦不厭人

河曰夫唯獨不厭精神之人洗心濁垢恬

怡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也○弼曰不自

厭是以天下莫之厭○零曰上不自厭其

生而盡性故民亦得盡性也莊子曰不厭

其天此之謂也厭者天厭之之厭

是以聖人自知

河曰自知已之得失

不自見

河曰不自顯見德美於外故之於內○弼

曰不自見其所知以耀光行藏也

自愛

河曰自愛其身以保精氣

不自貴

明皇曰自知其身防可畏之事自愛其身

無厭神之咎不自見其能以犯患不自責

其身以聚怨也○河曰不自貴高榮名於

世○弼曰自責則物狹厭居生○零曰自

見則矜我自責則賤物此所以自然其居

自厭其生亦以狹民之居厭民之生也自

知則明早性而不為妄自愛則保其身而

不為非夫然則豈至於干天之威之

勇於敢則殺

河曰勇敢有為則殺身也○弼曰必不得

其死也

河曰勇於不敢則活

失於謙柔退讓必害於身故云則殺不敢

者則可以活身矣○河曰勇於不敢有為

則活其身○弼曰必濟命也○零曰勇敢

者任氣生事輕死以徇其所為以事為道

者也勇不敢者迫而後動不先物以爭功

以道為事者也

此兩者

河曰謂敢與不敢也

或利或害

河曰活身為利殺身為害○弼曰俱勇而

所施者異利害不同故曰或利或害也○

故去彼取此

明皇曰去彼見貴取此知愛○河曰去彼

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

勇於敢章第七十三

○霧曰人之所利天實害之故曰天之君子人之小人人以為小人則固流俗之所後也而天實先之

天之所惡

河曰惡有爲也

孰知其故

明皇曰兩者敢與不敢也或有也能知不敢者有利敢者有害當勇於不敢此勇敢之人動有災害乃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哉○河曰誰能知天意之故而不犯○

○霧曰下愚小智但見衆人之所利而不知天所惡也故下文明天道之所以然當視

以爲法

是以聖人猶難之

明皇曰聖人猶難爲勇敢之事○河曰言

聖人之明德猶難者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霧曰聖人與天合德尚不

敢輕諾多易也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

明皇曰此下言天道謙虛以成人事勇敢

天不與物爭四時盈虛物無違者故善於勝○河曰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弼曰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霧曰天爲羣物之父豈與赤子爲敵乎此所以善勝也

不言而善應

明皇曰天何言哉福善禍淫曾無差忒故云善應○河曰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弼曰順則吉逆則凶不言而臨應也○霧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福善禍

○溫酬酢萬變無一不至不召而自來

明皇曰天道不召物所從已物不能違自

來順天爾○河曰天不呼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弼曰處下則物自歸○霧曰見召於人臣子之道天爲君父孰能制之運至則來非有召也

坦然而善謀

明皇曰天道玄遠蟬然寬大垂象示變人可則之故云善謀也○河曰繹寬也天道

雖寬博善謀慮人事修善行惡各蒙其報也○弼曰垂象而見吉凶先事而設誠安而不忘危未兆而謀之故曰坦然而善謀也○霧曰常易故坦然知險故善謀一本作繹然

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明皇曰天之網羅雖恢恢疏遠刑滌賞善毫分不失○河曰天所網羅恢恢其大雖疏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霧曰天任理而不任意其禍福也付之自爲如木有華還當結實豈或開而結之哉而無一不如法者今世之人多疑禍福之應誠以小智自私任意而不知理故但見一曲而不覩夫大致也故知此道也則世間善惡禍福隨其器之大小各有遲速之度要當報之無有免者且聖人爲政尚貴閼閻誠使天道之大而察察其意則其報復也豈能周乎

民常不畏章第七十四

民常不畏死

河曰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食財殺身民不知畏之也

奈何以死懼之

明皇曰縱放情欲動之死地習以爲常常無畏者人君常以清靜化之奈何更立刑法以誅殺恐懼之乎○河曰人君當寬刑罰教民去情欲奈何設刑法以死懼之○詩三 雜言
雋曰上失其道俗彫民困民無所賴生以抵冒法禁而上猶以死懼之然則所殺雖多亂終不止則秦以下是也

若使民常畏死

河曰當除已之所殘剋教民去利欲也

而爲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明皇曰若使民人皆從清靜之化不敢溺

情縱欲常畏於死而獨爲奇詐者假令吾

勢得執殺此奇詐之人孰敢即殺故下文

云○河曰以道教民而民不從反爲奇巧

乃應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老子傷

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雋曰詭

異亂羣謂之奇也○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民重死然後刑行而物服矣

常有司殺者殺

明皇曰如此奇詐之人天網不失是常有

天之司殺者殺之○河曰司殺者天居高

臨下司察人過天網恢恢疎而不失也

而代司殺是代大匠斲

明皇曰人君好自執殺必不得天理是猶

拙夫代大匠斲木○河曰天道至明司殺

有常猶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斗杓運移以

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

匠斲木勞而無功也○雋曰君尊臣卑各

有常分君以無爲而任道臣以有爲而治

事道之與事相去遠矣故典獄則有司殺

治木則有大匠君不與焉仰成而已世皆

知代斲之非而不悟代殺之失莊子曰上

亦有爲也下亦有爲也是上與下同德傳

是以飢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也

河曰人民所以飢寒者以其君上稅食下

太多詩三 雜言
雋曰

明皇曰天下之民所以飢之不足者以其君上食用賦稅之太多故爾○河曰民皆化上爲食叛道違德故飢○雋曰張官職矣臣之事事而殺伐尤爲非道故深言之

蓋經稱不以兵強天下而猶曰以道佐主者誠以以道爲主則豈暇議彼哉一本而作夫

祿制禮用財將以富民也而費多增稅末

其所以求蓋明無爲之理

庶本末適使之飢而已一本無也字

唯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也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也

明皇曰自然之分足則生全若養過其分

河曰民之不可治者以君上多欲好有爲

則生亡矣故夫唯無以厚其生爲者是賢

是以難治

者矜貴其生○河曰夫唯獨無以生爲務

明皇曰天下之人所以難理化者以其君

上之有爲則多難多難則詐興是以難理

河曰是以其民化上有爲情偽難治○旁

言民之所以僻治之所以亂皆由上不由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也

其下也民從上也疑此非老子之所作○

河曰任察生事將以治民而人因俗彫巧偽

彌出愈難治矣觀上古與後世即其驗也

人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也

河曰人民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

厚貪利以自危

是以輕死

詩三

明皇曰天下之人所以輕其死者以其違

分求生太厚之故是以輕死○河曰以求

生太厚之故輕入死地也○旁曰生者不

有其生則生常全既過於厚則求欲無已

觸刑陷險視死輕矣此三者皆以其求害

草木之生也柔弱也

河曰和氣存也

其死也枯槁

河曰和氣去也

故堅強者死之徒也柔弱者生之徒也

明皇曰生之柔弱和氣全也死之堅強和

氣散也欲明守柔弱者全生保年為強梁

者喪身失性○河曰以其上二事觀之知

堅強者死柔弱者生也

是以兵強則不勝

明皇曰見衰者勝故知恃強者必敗○河

曰强大之兵輕戰樂殺毒流怨結衆弱為

一強故不勝○旁曰強兵以暴於天下者

物之所惡也故必不得勝○旁曰善勝者

詩三

積小不勝以爲大勝今此以強爲德則其

事必弱也

木強則共

明皇曰本强大故處於下枝條柔弱共生

於上蓋取其柔弱者在上強梁者在下故

下文云○河曰木强大枝葉共生其上也

旁曰物所加也○旁曰伐而共之

故堅強居下

弼曰大之本也

柔弱處上

河曰興物造功大木處下小物處上大道

抑強扶弱自然之効○弼曰枝條是也○

秀曰竊嘗論之陰陽道也陰先而陽後天

地物也天尊而地卑故語德則柔弱足以
勝剛強計事則剛強足以制柔弱世之人
覩事而不明乎德故所謂強者常至於與
死為徒也一本作强大處下

天之道章第七十七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

明皇曰天道玄遠非喻不明故舉張弓以
彰其用○河曰天道闇昧舉物類以為喻

也

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

之

明皇曰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

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抑高舉

下之道○河曰言張弓和調之如是乃可

用夫抑高舉下損強益弱天之道也

天之道損有餘補不足

河曰天道損有餘而益謙常以中和為上

也○秀曰天道任理故均一本補作與

人之道則不然

河曰人道則與天道反也○弼曰與天地

合德乃能包之如天之道如人之量則各

有其身不得相均如唯無身無私乎自然

然後乃能與天地合德

損不足以奉有餘

明皇曰天道平施眾多益寡人則違天翻

損不足○河曰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

弱以益強也○秀曰人道任情故不均

孰能損有餘而奉不足於天下者其唯道乎

也

明皇曰張弓如此乃能命中是猶天道虧

盈益謙欲令人君法天字人故示抑高舉

下之道○河曰言張弓和調之如是乃可

用夫抑高舉下損強益弱天之道也

不恃其功○河曰聖人為德施不恃其報
也

功成不居

明皇曰推功於物不處其成○河曰功成
事就不處其位○秀曰一本居作處字

其不欲見賢耶

河曰不欲使人知已之賢匿功不居榮名

畏天損有餘也○秀曰恃為處功則見賢

見賢則有餘是招損之道也一本無邪字

天下柔弱章第七十八

天下莫柔弱於水

河曰圓中則圓方中則方擁之則止決

則行

而攻堅彊者莫之能先

河曰水能懷山襄陵磨鐵消銅莫能勝水

而成功也大

其無以易之也

河曰夫攻擊強無以易於水○秀曰水方

圓曲直隨物萬變而初不易已此所以終

能勝物也夫玉石堅強矣而持以攻物有

時而碎者以其可易耳一本云天下柔弱

莫過於水

弱之勝強

河曰水能滅火陰能消陽

柔能勝剛

河曰舌柔齒剛齒先舌亡

天下莫不知

河曰知柔弱者長久剛強者折傷也

而莫之能行

明皇曰柔弱之道勝於剛強天下未有不

知者知有此道不能行也○河曰恥謙卑

好惡○旁曰得一者寡一本作故柔勝

剛強勝強

是以聖人言

河曰謂下事也

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

河曰君能受國之垢獨者若江海不逆小

流則能長保其社稷為一國君主也○旁

曰垢未若不祥之甚故但為社稷主

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明皇曰引萬方之罪是受國之垢獨稱孤

寡不穀是受國之不祥其德如此則社稷

有辱故天下之人歸往矣○河曰君能引

過自與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有天

下○旁曰聖人所以能柔弱者體水以為

德也受垢不祥其納污受辱之義乎此可

謂智者道爾

正言若反

明皇曰為國之垢為社稷主受國不祥為

天下王是必正言初若反俗故云正言若

反○河曰此乃正直之言世人不知以為

反言○旁曰反於小知之近情而合於大

道之至正

和大怨章第七十九

和大怨者

明皇曰與身為怨對之大者情欲也和謂

調和也此言人君欲以言教調和百姓使

無情欲故曰和大怨○河曰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以相和報

必有餘怨

安可以為善

明皇曰既有餘怨則不可以為善○河曰

言一人呼嗟則失天心安可以和怨為善

也○旁曰意若為善而不善之本也

是以聖人執左契

河曰古者聖人執左契合符信也無文書

法律刻契合符以爲信也○旁曰左契者

防怨之所由生也

而不責於人

明皇曰左契者心也心爲陽感與前境契

合故謂之左契爾聖人知立教則必有迹

有迹則是餘怨故執持此心使令清靜下

明皇曰立教化人不能無迹斯迹之弊還

與爲怨故曰必有餘怨○河曰任刑者夫

人情必有怨及於良人也○旁曰不明理

其契以致大怨已至而德以和之其傷不

復故必有餘怨也○旁曰上禮爲之而莫

之應則攘臂而仍之天下始有怨矣既不

能反常復本而方乃以聯合歡則怨必彌

起

人化之則無情欲不煩誅責自契無為○

河曰但刻契之信下責人以他事也○

○零曰左契取於人右契取人左無事而右主權故古者分契之法如此也聖人執左契不從事於物而物自來合吾應其合者爾

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也然則聖人常受天下之責而無責人之心是以終無怨

莊子曰以得為在人以失為在己湯曰萬

方有罪罪在朕躬此之謂也記曰獻牛馬

者操右契獻者并券以進是知左契乃

受責者之所執史記曰操右券以責事

故有德司契

河曰有德之君司察契信而已○弼曰有德之人念思其契不令忘生而後責於人也○零曰下從事於物而應物之合者

無德司徹

明皇曰司主也徹通也言有德之君主司心契則人自化無德之主則將立法以通於人為法之弊故未為善○河曰無德之君背其契信司人所失○弼曰徹司人之

過也○零曰徹通也物物求通其塞多矣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明皇曰司契則清靜立法則凋殘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人君者常思化淳於無為不可立法而生事○河曰天道無有親疎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零曰唯天無親但善則與之明天與聖人同道也

小國寡民章第八十

小國寡民

河曰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爲小儉約不奢

秦民雖衆猶若寡少不敢勞之也○弼曰

國既小民又寡尚可使反古況國大民衆乎故舉小國而言也○零曰小制國寡聚民則淳厚蓋國大民衆則利害相摩巧偽日生觀都邑與聚落之民質詐殊俗則其

驗也

使民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也

明皇曰什什也伯長也此章明人含淳和無所求及適有人材器堪為什什伯長者亦無所用之矣○河曰使民各長部曲什

伯貴賤不相犯也器謂農人之器而不用微名奪民良時也○弼曰言使民雖有什伯之器而無所用之當何患不足也○零曰十人所共謂之什器百人所共謂之百器清靜之治務使民各遂其生理而不妄

興作終無違羣衆之事故雖器有什伯而不用也

使民重死

河曰君能爲民與利除害各得其所則民重死而食生也

而不遠徙

明皇曰少思寡欲不輕用其生敦本無求故不遠遷徙也○河曰政令不煩則民安其業故不遠遷徙離其常處○弼曰使民不用惟身是寶不貪貨賄故各安其居重

死而不遠徙也○零曰樂生遂性故重死安土無求故不遠徙無道之世貨薄事多而利欲勝乎好生末盛本衰而貪求在乎分外故觸刑陷險如履平地而車轍足迹交於四方此亦亂之極也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河曰清靜無爲不作煩華不好出入遊娛

樂其業

其茅茨不好文飾之屋

其意矣而言之過也一本無使字
信言不美章第八十一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河曰無怨惡於天下○零曰民自足於性

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

明皇曰不淺淳樸故其俗可樂○河曰樂其質朴之俗不轉移也

分之內則無遠遐交戰之患

情三

明皇曰言其近○河曰相去近也○零曰人遂其生故繁息而樂

明皇曰信言者聖教也信實之言不韻於俗故不美○河曰信言者如其實不美者朴且質也○弼曰實在質也○零曰信言要於道道之出言淡乎無味何美之有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

明皇曰舟輿所以利遷徙甲兵所以徇攻

使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美言不信

戰兩者無欲故無所乘陳反樸還淳復歸

明皇曰無求之至○河曰其無情欲○弼曰無所求欲○零曰近而不交無求於外

明皇曰美言者代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此盡性之治故民亦盡其性竊音考論語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爲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効可以為比也老子大聖人也而所遇之變適當

反本盡性之時故獨明道德之意以收歛

明皇曰善者在行無辯說○河曰善者以事物之散而一之於樸誠舉其書以加之

明皇曰善者在行無辯說○河曰善者以政則化民成俗此篇其効也故經之義終

其食

○無欺也○零曰事簡民淳故無用文契

明皇曰不貪滋味故所食常甘○河曰甘

明皇曰美言者代教也甘美之言動合於此盡性之治故民亦盡其性竊音考論語孟子之終篇皆稱堯舜禹湯聖人之事業蓋以爲舉是書而加之政則其効可以為比也老子大聖人也而所遇之變適當

其蔬食不思食百牲也

明皇曰美其服

明皇曰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河曰美

明皇曰美其服

其惡衣不貴五色○零曰甘食美服無事而富也

明皇曰美其服

明皇曰不事文繡故所服皆美○河曰美其惡衣不貴五色○零曰甘食美服無事而富也

明皇曰美其服

安其俗

明皇曰不飾棟宇故所居則安○河曰安

明皇曰安其俗

明皇曰巧滯辯說故不善○河曰辯者巧法乎孔孟與此書也然子雲之說誠得施於天下亦何足以與乎聖人之業可謂有

有珠濁其淵辯口多言亡其身○零曰言以明道而已要不煩何用多說孔子曰辭達而已知者不博

河曰知者謂知道之士不博者守一元也

博者不知
弼曰極在一也○零曰極當在乎至微何事於博

博者多見聞不知者失真要也○零曰溺于事物之衆而不能反約愚之甚者安在乎有知

聖人無積

明皇曰積者執言滯教有所積聚也聖人了言忘言悟教遺教一無執滯故云不積

弼曰無私自有雅善是與任物而已○零曰聖道運乎無方而我常無滯故以至無而供萬物之求積而有之則所得鮮矣安能大而化之乎此明知者不博

既以爲人已愈有

河曰既以爲人施設德化已愈有德○弼曰物所尊也○零曰爲人者施於事業以治天下也因其勢而利之則吾道不虧而事業彌廣矣一本爲作與非既以與人已愈多

明皇曰此明法性無盡言聖人雖不積滯言教然以法味誘導凡愚盡以與人於聖人清靜之性曾無減耗唯益明了故云愈有愈多有明自性多明外益○河曰既以財賄布施與人而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

○有盡時也○弼曰物所歸也○零曰與人者授之以道也授人以道如天生物吾未嘗費而物日以夥既云無積故又明其能贍足萬物蓋唯無積力所以能足也

天之道利而不害

河曰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傷害

也○弼曰動常生成之也○零曰天者羣物之宗常以慈畜萬物豈有害之意此明信言不美夫天理常夷美於此則害於彼矣

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明皇曰舉天道利物不害者將明聖人之道施爲弘益常以與人故不爭也○河曰聖人法天所施爲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弼曰順天之利不相傷也○零曰一氣自運萬物必遂聖人體大運以有爲行遲速於常度豈有心於爭乎夫唯如此故於立言垂法亦因時乘

○理適可而已非爲辯也然而終以此句者誠欲體道德之說莫尚於爲而不爭老子經意終於第八十篇此篇總序其作經之意亦由南華盡於莊子之死而更有天下一篇兼明道術之是非以自積著書之迹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